

雾血关东

张晓伟 著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百運歐美各國鐘表

雾血关东

张晓伟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雾血关东 / 张晓伟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033-2455-0

I. ①雾…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79145号

书 名: 雾血关东

作 者: 张晓伟

责任编辑: 兰 草

封面设计: 红 狐

责任校对: 刘岩梅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 66531659 66736663

E-mail: lanc6688@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后勤学院印刷厂

开 本: 170毫米×240毫米 1/16

字 数: 380千字

印 张: 24.25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3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33-2455-0

定 价: 49.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引子

我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但当我和姑姑、叔叔聊起父亲和他们小时候的故事时，他们会惊讶我怎么什么都知道？那是因为在我十来岁时，我们父子躺在辽北乡村夜晚的小土炕上，父亲经常给我讲起他小时在日伪统治下的源清县城的生活。父亲甚至会把每个他记忆深刻的细节讲故事般讲给我听，每次听完我都会难以入睡，以至我怀疑我后来患上了神经官能症都与父亲的那些故事有关……

如今，当我再回到源清县城时，常常会有种怅惘。对仍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源清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对于我来说，却总有找不着家的感觉。除了火车站候车室，我再也找不到曾经记录着我父亲那么多故事的任何一处建筑了。

当我在源清县城里坐上出租车，总是习惯性地告诉司机去哪里时，司机大多不知道我指的是哪里，因为我说的都是老地名或者以老建筑为特征的区域，这些老地方在我的儿时都存在的，那时父亲给我讲他儿时的故事时，源清县城基本还是日伪时期的老样子。如果偶然乘上老司机的出租车，他们回答我最多的一句话是：那些地方早没了。这常常让我极度沮丧。

有时，我会在那些乘凉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堆里找个地方坐下，和他们老相识般攀谈起来。谈起老源清的老地方、老故事……他们非常惊异于我对老源清的如数家珍。是呀，因为这些老地标承载着太多的故事，那是关于我的父亲和叔叔姑姑们的真实的故事……

目 录

第一章·····	1	第十五章·····	203
第二章·····	19	第十六章·····	217
第三章·····	33	第十七章·····	229
第四章·····	45	第十八章·····	245
第五章·····	57	第十九章·····	257
第六章·····	69	第二十章·····	271
第七章·····	89	第二十一章·····	287
第八章·····	105	第二十二章·····	301
第九章·····	121	第二十三章·····	313
第十章·····	129	第二十四章·····	329
第十一章·····	147	第二十五章·····	341
第十二章·····	163	第二十六章·····	355
第十三章·····	179	第二十七章·····	369
第十四章·····	189	第二十八章·····	381

第一章

(1)

已经有点麻木了的源清县城的市民们好像已习惯了1932年这个多雪的冬天。

几乎完全由山东、河北移民构成的东北人早就见多识广，当年他们顶风冒雪一路艰辛地落脚到东北后，就想过一个安稳的日子，只要能吃饱饭，别的很少去计较。

这天天阴得格外邪乎，有层脏乎乎的薄雾笼罩着整个县城的上空，以致让人们弄不清这是清晨还是黄昏。人们觉得这天真是邪门了，要下雪你就下嘛，干吗给人们这么难看的脸子？

人常说十雾九晴，但大家对这个古谚已不那么信服了，人们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并不在意这天气和今天的生活内容有啥关系。

天既没下雪，也没晴，这让人们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驻扎在城北北大营的日本兵这工夫开出了营房，并很快进了城。

源清县城和源清老城不一样。老城和所有中国城镇一样，都有城墙。可源清新城没有城墙。

日本兵的皮靴底子一遇冷天更硬了，踏在街道的洋灰路面上“咣咣”直响。街上的百姓看着这些面无表情的日本大兵响成一片的皮靴声，不禁暗想：这天儿，闹吧，把鬼子折腾出来了，可天却没下雪——不知谁又要倒霉了！

突然，一个日本兵的狗皮军帽上的耳包子被不知从何而来的一截小指长的树枝射中，日本兵一把抓下来之后，发现那截儿小树棍竟然是有尖儿的。日本兵哇啦啦一阵叫，摘下帽子一看，竟然没伤耳朵。这时一个日本小队长跑过来，哇哇啦啦朝日本兵吼了一句，那日本兵只好戴上帽子，跟上了队伍。

看来，日本兵遭到了暗算，不过显然日本兵有重要使命，小队长才对部下的小题大做呵斥了一顿。

要是用力大些，虽不是什么利器，估计扎进日本兵的耳朵眼里也是可能的。

当日本兵噤里啪啦地走过去之后，另一条街道上，一个十六七岁半大小伙子和一个头上梳着小辫子，年龄大约也在十六七岁的姑娘正你给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地嘻嘻哈哈地往前走。看来那个姑娘属那个时代挺开放的。

是他们两个袭击了日本兵？

那个半大小伙子是我爹亮子，另一个留辫子的叫二丫。我爹那年好像十六七岁，但个头像十四五岁，不太高也不太壮，头上的头发用剪子剪得七长八短，有的地方一溜沟，有的地方一道梁的。

其实别看我爹个头不高，倒没啥大毛病，最多是营养不良。

这会儿我爹的怀里还揣着弹弓。

忽然，对面过来个日本警察，二丫顿时脸变了色，转身撒丫子就跑，可那日本警察根本就注意到这两个少男少女，而是拐进了一家日本照相馆。

亮子回头一看，二丫早没了影儿，气得直跺脚。他转回身，走出去几步，一侧头，发现两座房子中间有一道墙缝儿，只见二丫还在顾头不顾尾地往里挤。亮子冲上前去，拉住她的两个脚脖子就往出拖。

“太君，太君，不是我打的呀！”二丫头朝里鬼哭狼嚎地叫着。

“太君个屁！太君上你家去了！”亮子没好气地叫道。

二丫不再往里钻，好不容易才从墙缝儿里转过头，见是亮子，才费了番力气从墙缝儿里退了出来。待她站在亮子面前时，脸上满是蛛网和灰土。

原来，二丫是个男孩，只是名叫二丫，而且莫名其妙地留了条小辫子。

二丫满脸涨红地向街上望了望，没有日本警察的影子。

“你这算啥有难同当的朋友，还没咋地比兔子跑得还快！”亮子抱怨地说。

“我寻思、我寻思你也跑了呢。你跑得比我快，我不得先跑？”二丫为自己开脱。

“拉倒吧。还没看见小日本呢，你就把我卖了！”

“亮子，我一害怕就胡说八道，你别生气，下次我再也不了。”二丫可怜巴巴地看着亮子。

.....

二丫是和亮子同岁、长得又黑又粗的半大小子，不过是男孩叫了女孩名罢了，但他没辱“二丫”的名字，脑后梳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小辫子。

我爹是个记忆力极好的人，几十年后，他给我讲起当年他所经历的那些故事

仍是那么鲜活。

这两个还算不上大人的半大小子和他们另一个颇为神秘的朋友在1933年春节前的这段时间里，目睹和参与了当年源清发生的许多惊天的大事。我挺为我爹骄傲。

当年我爹是卖油炸糕的，二丫是要饭的。

书归正传。

亮子和二丫刚才去了亮子的姐姐家。亮子和姐夫冯正平感情特别好，处得像哥们儿似的。隔几天不去，亮子就心里没底，尤其当他听说姐夫就要去关门山警察署当署长去了，以后再见姐夫就没那么方便了。

关门山在东山里。用日本鬼子的话说那里经常闹土匪。

可亮子和二丫没在姐姐家看见冯正平，姐姐说冯正平一天没回家了，不知道在外边忙什么。

亮子哪里知道姐夫正在忙一件大事。

从北大营出来的日本人正在四处搜捕吴四爷。吴四爷是源清吴县长的弟弟。吴县长是冯正平的恩师，这事冯正平不能不管，他急于找到四爷，把他送出这是非之地，可这吴四爷不知躲在了哪里，是否知道即将大祸临头，总之冯正平怎么也找不到他。

本来冯正平今天就该到关门山警察署上任，可他听到了一个消息：日本人要抓吴四爷！这个消息就是吴县长大概也不知道。

其实，日本兵也不知道吴四爷在哪，所以才准备全城大搜捕！

吴四爷却不知道他就要大难临头了，这会儿正坐在源清县城里最大的兴隆戏园子里摇头晃脑地看着他最爱看的《青石山》，而且准备看过戏后再到海龙小卖所去打发余下的时间。海龙小卖所的九姑娘这几天一直让吴四爷魂不守舍。

兴隆戏园子和海龙小卖所可是当年源清县城里人人共知的去处，这两个去处相距不远。

亮子和二丫一路嘻嘻哈哈地往小刘台走，不知怎么就走到了源清最大的烟馆——海龙小卖所的门前。

烟馆就是抽大烟的地方。提起海龙小卖所，源清县城内外的人无人不知。

这工夫已经原谅了二丫的亮子两人走到了海龙小卖所门前。

亮子拉了拉二丫，小声问：“忘没忘去年你挨的揍？”亮子每次走到这儿都会想起那件事，一想起那件事就觉得好笑。

二丫挺了挺脖子，张了张嘴，最后还是冒出一句：“操他妈的，不在这儿走

了！”说着就拉起亮子钻进了胡同。

自从那次挨了揍后，二丫再也没从这儿走过。

那次也是亮子和他在一起，不过亮子觉得二丫那顿揍挨得不冤，换句话说也值得。倒是二丫觉得那是个耻辱，不仅是挨揍，因为那顿打挨得不值。

去年海龙小卖所开张，无论什么买卖开张都是要饭的和“打喜儿”人（和要饭的差不多，往往二者合一，就是向东家念喜嗑儿，以讨得赏钱）的机会。那天一早二丫他奶奶就把二丫叫了起来，告诉他今天海龙小卖所要开张，用今天的话说这也是个“经济情报”。二丫的奶奶那天身体不舒服，叫孙子自己早点去。那次也是二丫第一次“独立作业”。

“打喜儿人”的肚子里装着许多大同小异的喜嗑儿，根据不同情形有针对性地道来，总之得讨得东家欢心才有赏钱。二丫的肚子里也有几套此类嗑儿，不过那天倒是他奶奶的疏忽，因为她老人家忘记了自己还没教给孙子关于烟馆开张的喜嗑儿，更要命的是二丫完全被即将到来的“独立操作”的兴奋冲晕了头脑，哪知道还有那么多啰嗦？

天还没大亮二丫就起了身，带上竹板之后乐颠颠地去找亮子。

亮子家和二丫家是前后街的邻居。

二丫想这么大的事得找个哥们儿在身边，特别是亮子对他打竹板的水平一直没有亲临现场领教过，这是二丫唯一可以在亮子面前挺直腰板的本事。

亮子兴高采烈地和二丫到了海龙小卖所门前。果然他们是打喜儿人中的第一份，不过人家还未开张。二丫有点着急了，如果再等下去同道中人都来了，轮到他能有几个赏钱就很难说了。

海龙小卖所可是源清县城里不小的建筑。二层青砖楼，门前的马路上足可停上三五辆大马车，气派着呢。

好容易等到东家的人将鞭炮挂了出来，二丫等不及了，急不可耐地走上前，先是要了几套竹板，确是让亮子看得眼花缭乱，心里不禁为有这样的哥们儿暗暗得意，于是也就得意地凑到了二丫的身边。

二丫的板儿一响，就有几个伙计出来看热闹。初次独自出道的二丫这时才想起自己脑袋里关于大烟馆的只有一套嗑儿，也就是说这会儿没别的选择了。后来亮子问你就不想想你那套话是给人家来道喜的吗？二丫说当时他魔住了。

当时二丫打的一通竹板子还真的赢来一阵叫好声，因为他毕竟才是十五六岁的孩子。

打过竹板之后二丫开始铿锵有力地随着板子的节奏数道：

头顶墙，脚蹬空，

半拉（身旁）守个照尸灯，

左手拿着打狗棒（大烟枪），

右手拿个拨拉穷（烟杆子），

再想发财万不能。

这段话到此结束了，二丫正在想是重复一遍还是说点别的话时，从烟馆的大门里已冲出两个大汉，不由分说地“啪啪”给了二丫几个大嘴巴，之后又踹了几脚。凭着二丫往日的机灵后边那两脚本也是踹不着的，只是当时他一时发了蒙，结果第一脚被踹个正着，第二脚再踹来时，亮子连拉带拽地把他弄走了。

这时的二丫才明白自己为啥挨揍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在亮子面前丢了脸，摸摸火辣辣的面颊，不免流了几滴眼泪。

“你的板子打得真不错。”亮子一见他哭了，赶紧夸了他一句。

.....

海龙小卖所从开张那天起就是源清县城里最大的烟馆，当年是日本浪人与一个朝鲜人和开的，不久前的“九一八”之后又换了主人，但生意一直不错。

前边说过，这海龙小卖所坐落在源清县城中心，两层青砖黑瓦的圈儿楼。啥叫圈儿楼，那是我们源清人好多年后对海龙小卖所那座建筑的叫法。

从前门进去后，就是个宽敞明亮的天井，在天井内的两侧都有个上楼的木楼梯，二楼四圈儿都是可俯视天井的走廊。楼上和楼下的房间都是对称的，都有二十几个大小一样的房间。

这个烟馆不但建筑独特，有点旧上海滩的味道——那是因为前边我说过，源清新县城的建筑多是日俄式建筑，当然也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因素。此外，每个房间都有位侍候烟客的姑娘。

亮子和二丫快步从海龙小卖所通过后，迎面就是兴隆戏园子了。

戏刚演完。刚刚过完戏瘾的人们正从戏院的门里出来。亮子以前倒是常来兴隆戏园子卖油炸糕，后来戏院老板总是白吃他的油炸糕，亮子一气之下再也不来了，因为不让人家白吃人家就不让他到里边去卖。亮子宁可像个贼似的到站前去卖也不愿让他白吃。

其实亮子和二丫离开家的借口是去冯正平家，没见着冯正平，他们也没着急回家，就想在外边疯疯。

这时亮子看见了从戏院里走出来的吴四爷和昌盛隆百货店的柴经理。柴经理是个戏迷，亮子常在这里看见他，吴四爷亮子曾经在吴县长家的厨房见过。那是亮子去找他大爷，不过两人没说过话。在亮子的眼里，五大三粗的吴四爷整个就是个二流子，一天大大咧咧没个正事，好像有个县长的哥哥罩着，他就可以无忧无虑了，其实他哪知道，他哥还常常自身难保呢。

今天恰好是周六，正是“宝”字科班的大轴戏《青石山》上演的日子。这出戏里武打中八个人的窜毛（上下翻跟头）精彩异常，每到上演这出戏时都是满园。吴四爷昨天打了一宿麻将，上午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就到兴隆戏园子看了一场《青石山》。其实这个戏他已看了三遍了。

吴四爷和柴经理从戏院大门和那些看戏的人们出来后，边走边兴味十足地唠着什么。亮子看了这两人一眼，就过去了。他不知道姐夫正在到处找吴四爷，更不知道日本兵正在搜捕他，当然更想不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了吴四爷了。

这工夫，日本兵正向县公署各个部门赶去……

(2)

不知即将大祸临头的吴四爷这会儿的心情和往日没什么不同，仍然乐和一天算一天。和柴经理分手后他就直奔海龙小卖所。

吴四爷自从去年从辽南到源清投奔当县长的哥哥后，在源清老城的警察署谋了份闲职。吴四爷对当警察一点兴趣也没有，吴县长的意思也只是让他先在那待着，以后再谋个好差事。吴四爷虽然在老城警察署领薪水，却一不穿警察服，二不干任何事，大部分时间是背着吴县长在源清新城里消磨时间，除了和县公署的几个朋友打打麻将，就是到兴隆戏园子看看戏，偶尔也偷偷摸摸到海龙小卖所抽几口。

眼下刚刚是下午，海龙小卖所的客人还不是很多，而每天的黄昏来临之时，形态各异、心态各异的人们便会接踵而至——有身穿和服、脚蹬木屐的日本人，有身穿短袄肥裤的朝鲜商人，有扛肩牌、挎洋刀的伪警察，穿着西服革履的翻译官，有头顶协和帽、身穿褶子服的官员，有身穿长袍马褂的富商，有不常进城的乡下老财儿，还有街面上的富家子弟与地痞无赖。这些人来这里的目的并非一定要过烟瘾，却总是有目的。

这是一条很短的街，这条街上最大的字号就是海龙小卖所了。小卖所的东边，也就是走到街头稍稍一拐就是兴隆戏园子了。

快到海龙小卖所门前时吴四爷先四下看了看，他不想有人看见他总到这种地方来。

吴四爷一进门、面对天井时，就充分放松了。跑堂一见是他，马上抻着脖子喊：“四爷来啦！”

四爷看了看那个跑堂的，走到他身边。

“四爷有什么吩咐？”跑堂的殷勤地伸长了脖子问。

“以后我来了别像杀猪似的大呼小叫。”四爷小声说。

吴县长常告诫四弟可以不干事，但不能惹祸，尤其别沾日本人的边儿，吴四爷何尝不知这里是个是非之地？可每次都管不住自己的腿，不是他烟瘾大，是那九姑娘让他神魂颠倒。

跑堂的会意地点点头，哈哈腰。

四爷扫了一眼天井，好像没人注意到他，再往楼上看看，看见九姑娘已出了屋，正依在走廊边的栏杆上狐媚十足地看着他。四爷心里一喜一痒，就急不可耐了。

四爷上了楼。

九号屋的九姑娘（烟馆里的这些姑娘以她们服务的房间号为自己的代号）是海龙小卖所最年轻、最漂亮的侍烟姑娘。

据说九姑娘是烟馆老板的亲戚，常来的烟客对她也尊重三分，但四爷不在意这些，他只觉得九姑娘长得白净，颇高的身材，相当苗条。当然，四爷知道，烟馆的女招待们只侍候烟客抽烟，却是不卖身的，这他倒不在意，四爷属于那种有贼心也有贼胆，却没有生理要求那种，所以，他从不去百花院和肉洞子那类在源清有名的花柳巷。

九姑娘十八九岁，虽然白净苗条，但谈不上漂亮，四爷头两次来时并没注

意到她，只是有一天遇上几个地痞喝多了酒，在这里抽过大烟后非要把九姑娘带走，九姑娘不从，老板又再三向那几个地痞求情不果、闹得不可开交时，四爷出了面。那几个地痞认识四爷，知道他是老城警察署的，又是县长的兄弟，只好悻悻离去。那次四爷才细细地看了看九姑娘。九姑娘就是那种耐看的坯子，越看玩意越多，虽然不过十八九岁，该长的地方都长了，该鼓的地方也都鼓了，尤其那双时不时撩上撩下的眼睛让人心里发痒。如今这样的姑娘还真不太多，四爷便在了意，恰好老板为了感激四爷的解围，要九姑娘陪四爷抽一泡……

从此，四爷只要来海龙小卖所，必得在九号屋。

四爷早就结了婚，不过他的家室在辽南，来这里投奔当县长的哥哥后，吴县长要他将家口搬过来，以后再替他谋个正经差事，四爷倒不着急，独自一人，没说没管，乐得逍遥，很少再回辽南的老家。

其实，刚才九姑娘正在九号房里侍候另一位烟客，听得“四爷来啦！”撇下那个烟客就来到廊上，凭栏下望。

四爷边上楼，边紧紧盯着九姑娘。他觉得九姑娘今天打扮得格外漂亮。其实九姑娘每天的打扮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昨天有个熟客从奉天给她带来一管西洋口红，今天她第一次用它涂了嘴唇。

四爷上了楼后，不急不缓地向她走来。九姑娘看着他，无声地一笑。四爷认为九姑娘的笑最能摄人心魄。他疾步走到九姑娘身边，看看廊上没人，便在她的翘臀上捏了一把，九姑娘嗔怪地“嗯……”了一声，却没躲开。

四爷在九姑娘身上占的便宜到眼下为止也不过如此，但仅这一把也足以令他想入非非了。这几天睡不着时他就会想起九姑娘，他设想当九姑娘一丝不挂地横陈在他面前时的情景，便不由得想起家里的老婆，越想越觉得老婆一点女人味都没有。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将九姑娘纳小，但他也知道哥哥是绝不会同意。其实那只是四爷身体无能后最爱做的白日梦——通过毫无边界的想象来满足心理。

四爷稀罕九姑娘倒是真的，想得多了就更多了想象的理由和空间。四爷已探知九姑娘并非老板的真正亲戚，不过是亲戚介绍来的乡下姑娘，而乡下姑娘如此招人稀罕还真不多见。

“屋里还有别人吗？”四爷走到九号门前问。

“还有一位。进来吧。”九姑娘笑笑说，也不管四爷是啥意思，径直就回身撩起了门帘，四爷只好往里进了。

这里的每间屋子里有两张床，客少时一个烟客一间屋，客多时，就只好每间

房里两个烟客了。进了屋四爷果然看见另一张床上躺着一位烟客，正沉湎于仙境之中，屋子进来人也未睁开眼睛。四爷看了看他，四十几岁的样子，不过这些烟客从表面看去也难以看出真实的年龄。看样子像是乡下的土绅。乡下那些有钱人常有来海龙小卖所过瘾的。

屋子里好热，四爷脱下了棉袍子。

九姑娘已将烟灯端了过来。四爷躺了下。九姑娘又拿过烟枪。

其实四爷对吸鸦片没有瘾，而且知道那东西真要是抽上了瘾，有多少家业也得折腾没了，所以他多时是半吞半吐地消磨时间。

四爷脱了鞋，躺下了。此前他看了看对面那位，仍然闭着眼睛，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入了幻境。

九姑娘在四爷的脚边坐了下。

四爷不知道九姑娘对他是否有意，那意当然是指的男女之意。但四爷知道九姑娘是感激他的，这年头，像九姑娘这种出来混的女子，早就对什么男女之情麻木了，能像九姑娘这样不忘恩情的还真不多。

尽管此前四爷也捏过几回她的屁股，但他自知那算不了什么。

屋子里虽然挺暖和，但九姑娘穿着的旗袍也让人觉着和时令不合。

“不嫌冷？”四爷问。

“反正也不出屋，没觉出冷。”九姑娘一笑说。四爷欠起头，看了看她的旗袍，随后又躺下了，不过，目光却没离开九姑娘的旗袍。

九姑娘坐下后，旗袍旁边的开气儿便撑开一道不窄的缝，四爷垂下眼皮便看见了一条儿雪白的大腿，再往上看去，便是绷得很紧的轮廓分明的屁股……不知是九姑娘有意还是无意，她稍稍欠了一下屁股，然后去取茶几上的烟枪。这时，四爷甚至看见了九姑娘那隐隐而现的股沟儿……

四爷最喜欢的是女人的屁股。四爷就想要是没有这件旗袍又会是怎样的景象呢？忽然，四爷的身体有些他自己能感觉到的异样……

四爷突然后悔来时没给九姑娘买点什么东西。

“四爷，来，点上。”九姑娘说着将烟枪送到了他的嘴里。四爷就势将脚伸出去，用脚尖轻轻地蹭了一下九姑娘那条露在旗袍外面的白肉。九姑娘立即移动了一下，看着四爷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用手将那条缝拉严，又用手提了提屁股上的旗袍，那分明的轮廓立即不见了。其实九姑娘只是不想让自己在四爷面前显得太放荡，并未想让他不满意。四爷懊丧地闭上眼睛，狠狠地吸了一口。

九姑娘不知四爷是不是不高兴了。她不但不想得罪四爷且感激四爷，但每天撩拨她的何止一人，客气地婉拒是她的本能。她后悔刚才不该扫四爷的兴。

此时四爷闭上了眼睛，九姑娘不知该怎么办了。

九姑娘虽然年龄不大，又是乡下来的，却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她深知来这里的都是大爷，哪个也不能得罪，尤其像四爷这种人。四爷二十几岁，生得也是白白净净，加之头几天帮了她个大忙，九姑娘就难免对他更加恭敬，其实她何尝不知道四爷有那种心思，因为来这里的许多烟客都想占她的便宜。

她突然想和四爷说件事，可话到嘴边她还是咽回去，因为旁边那张床的烟客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闭目养神，她想挨到这位烟客走了后再和四爷说。

她想告诉四爷的是最近那个花界会的李会长在打她的主意。

花界会大约就是行业协会，顾名思义，花界就是卖身卖唱卖笑这一行当。

九姑娘早就对李会长有耳闻，知道他早先开过窑子，后来不知怎么和县公署的日本参事官福岛拉上了关系，当上了花界会会长。九姑娘还知道那个李会长不久前买了逃荒来到源清的母女俩，黑心的李会长将那小的卖到了窑子，将老的留在家里当了老妈子。九姑娘早就对李会长有耳闻，不想前几天他就找上门来了，说是要娶九姑娘做填房，把九姑娘吓得魂不附体。

莫说李会长四十几岁的人，天生一副大烟鬼的德性，他就是再有钱有势九姑娘还怕被他卖到窑子里去呢，九姑娘相信这种人啥缺德事都干得出来，她虽然当时未置可否，也不知道他是一时兴起顺嘴说说，还是真的打定了主意。但这几天已经让九姑娘心惊肉跳了。她知道要想在城里站住脚再混出个模样来，非得有个过硬的靠山不可，但这个靠山可不是李会长。

九姑娘这几天就有点心里没底，如今正好四爷来了，九姑娘想和他说说这事，也许县长的兄弟不会买一个花界会会长的账吧？

九姑娘还没拿定主意是否和四爷说这事时，四爷已闭上了眼睛，不知是否真的睡着了。

四爷本来也只是想闭眼养一会儿神，不想因为昨天睡得太晚，不知不觉真的睡着了。

“四爷！”

不知过了多久，正在梦中的四爷被一声大叫叫醒了。他强将眼睛睁开一条缝儿，见是老板一脸惊慌地站在眼前。四爷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不经意地看了一眼旁边那张床，那位烟客已经不见了。

“出啥事了？”四爷放下烟枪问话时眼睛还没有彻底睁开，问的话也是顺嘴那么一问。

老板看看九姑娘，九姑娘会意地出了去，这时四爷还以为老板有什么事，懒洋洋地坐了起来。

“有事说吧。”四爷说着给自己倒上了一杯茶水。

“四爷，你快点走！”老板小声而蛮焦急地说。

“咋个事？”四爷在那一瞬间清醒了也意识到有什么事发生了。

“日本守备队的人正在到处找你，看样子不会是好事。”老板声音颤抖地说。

“日本守备队？找我？”四爷边叨咕着边睁大了眼睛。他知道这不是啥好事。

四爷的脑子急速地转着，一时不知自己犯了什么事。

不是警察找他而是日本人的守备队，他倒是知道哥哥和参事官福岛关系一直紧张，是不是哥哥出了什么事牵连到自已了？

“会是啥事？”四爷自语道，显然也紧张了起来。

“半拉山那边出了事后，日本守备队一直到处抓人。”老板接着说。四爷一听便大体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事了。

(3)

半拉山是源清东山里关门山的东边的一个小镇。

半拉山山林繁密，是刚刚拉起抗日大旗的义勇军的首领袁守义的老家，日本人早就对那里恨之入骨了，便在那里派驻了一个中队的警察，为的是牵制林子里可能随时出现的义勇军之类的抗日队伍。那个警察中队的中队长叫邹本义。邹队长在城里时抽大烟、扎吗啡、逛窑子什么都干，这次被派到山里很不高兴，那穷山沟要啥没啥，弄不好还得和抗日的队伍交火，可又不敢不去。

邹本义是得罪了警务科长；因为警务科长的闺女结婚他上的礼少了。其实